

于沙著

穿过诗



诗

林

重庆出版社

于

沙
著

穿 过

诗

林
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穿过诗林/于沙著. -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2.1

ISBN 7-5366-5618-1

I. 穿… II. 于… III. 诗歌—文学评论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7163 号

▲ 穿过诗林

于 沙 著

责任编辑 杨本泉

封面设计 金乔楠

技术设计 张 进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出版社信息技术制作部排版

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

字数 170 千 插页 4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2 000

ISBN 7-5366-5618-1/I·1075

定价: 15.00 元



引你入诗林

(代序)

柯 原

于沙同志的《说说写诗》系列文章，在《战士文艺》上连载以来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不仅对于初学写诗的青年同志，起了启蒙和引导指路的作用；就是对于写诗多年的诗歌作者，也是有很好的启发借鉴作用的。

—

中国是一个诗国，从诗经、楚辞、汉魏乐府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，历代名家辈出，有许多传诵千古的名篇，家喻户晓的杰作。我国不仅有灿若星河的诗歌遗产，论诗的著作也是十分丰富的，总结了历代对诗歌创作规律的探索和诗歌创作实践的经验。“五四”以来的新诗，也出现了很多名家，也有大量的诗歌理论著作。但是，当今初学写诗的人要想涉猎如此众多的诗论著作，显然是有困难的。

于沙同志的系列文章，首先在于集中而概括地介绍了中国古典诗词和“五四”以来新诗发展过程中，许多诗论著作中对写诗的基本功夫的最精炼而完整的阐述，



包括古代诗论中关于灵感、意境、比兴以及炼意、炼句、炼字等等的要求，还有当代著名诗人、评论家艾青、臧克家、谢冕、吕进等人的论述等等，读者可以从他那平易通俗、深入浅出的介绍中，领略写诗的基本要素，懂得掌握写诗的基本规律。这样，便把被一些人搞得玄之又玄的诗艺，还其本来的面目。诗歌本来是并不神秘的。因为诗是从生活中来的，人民群众创造性的生活本身，就是诗歌创作的最肥沃的土壤。同时，文章中对散文诗、歌词等等，也都进行了独创的精彩论述，说明了诗歌的大家族中的共同性，以及各自的独特的魅力。这些，对于初学写诗的同志来说，如同是一本写诗的启蒙读物，一份基础教材，对他们理解诗歌，打好写诗的基础，无疑是十分重要的。

二

《说说写诗》又是一系列生动活泼的对诗歌的分析和欣赏的文章。于沙同志是一位著名诗人，写过不少优秀的诗作，他从对一些诗作名篇的分析欣赏中，也从自己写诗的实际体验中，进一步阐述了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和提炼诗意，如何刻苦追求独创新意、不落窠臼，以及如何在雕词琢句上狠下功夫等等，细致地进行了探讨。使读者不仅从他对古今诗作名篇的分析研究中得到教益，特别是从他写诗的实践中，他的艰苦探索过程中，得到深深的启发。

我们知道，于沙同志在写诗的半个世纪中，对诗歌创作的追求是热情而执著的。从他对生活的观察，对意境的营造，对出奇制胜的追求，以及对作品的反复删改



上，人们就会懂得，写诗是一种艰苦的精神劳动，而在一旦取得突破后，又是一种非常有乐趣的事业。可以说，《说说写诗》浸透了于沙同志在写作中滴落的汗水。他把他的实践，他的体会，他的心得，他对得失的回味，在文章中娓娓道来，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，这本身就是一种十分具体、十分细腻坦诚的介绍，是对写诗者的循循善诱，仿佛是在那里给大家上了一堂热情的辅导课，一场妙趣横生的讲座，使人感到分外亲切。

自然，于沙同志的文章又都是有感而发的，其中的论点不仅是个人经验的总结，同时又具有极强的针对性，是针对当前诗歌创作中的某些现象，针对业余诗歌作者在创作中的某些通病而发的。如他提出的“诗意浓浓”、“追求深刻”、“务必新鲜”、“酿造灵句”、“平易为上”、“不说套话”等等，都是针对诗歌创作中出现的“长、泛、散、假、大、空”套话连篇和“平淡无奇”而发的。这些要求看似普普通通，却又是必须经过刻苦的追求磨炼，才能逐步达到的一种境界。这也正是于沙同志在多年的创作实践中，既博览群书又深入思考，既深入生活又不断探索，才取得的宝贵经验。

于沙同志的《说说写诗》的最后一章，归纳了诗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，这就是：

- 一、浓重的抒情氛围；
- 二、深远的文学意趣；
- 三、纯正的人生真味；
- 四、高雅的审美价值；
- 五、朴实的“五字”风格——新、精、深、真、亲。

我认为这是对诗艺的一个很精辟的概括，包括了思想、生活、艺术技巧，以及诗人本身的人格精神等等，是多方面的结合交织的浑然一体的素质。在这些方面狠

下功夫，就会敲开诗之门，踏入青葱茂密的诗的园林，真正开拓出自己的一方诗的天地，写出不断攀登真善美境地的新诗来。

三

中国的新诗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是以大众化、民族化为追求目标的，提倡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诗歌和民歌的传统，也努力学习和借鉴外国优秀诗歌作品及其表现技巧，才使得几十年来新诗不断发展壮大，成为民族精神的激越的号角。但是，近年来随着“朦胧诗”、“现代派”、“后现代派”的突起，在理论上，某些诗评家否定中国古典诗歌和“五四”以来新诗的传统，否定社会生活是诗歌创作的土壤和源泉；而在创作上，某些诗人则照搬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，作品写得十分晦涩艰深，空虚古怪，使得广大读者根本读不懂，连许多写诗多年的诗人也一夜之间变成了“诗盲”。而鼓吹这种创作理论和创作方法的人们，则动辄指责读者“水平太低”，并且扬言这些诗不是给当代的人们读的，而是给后代人读的。这就造成了诗坛一种十分严重的混乱现象，受到广大读者的关注。

于沙同志从诗人的政治责任感和艺术良知出发，对目前诗坛存在的一些离奇古怪现象进行了严肃的批评。他提出：“眼下，有的新诗充斥着贵族气、脂粉气、劣绅气、荡子气甚至痞子气”。同时又指出：“为什么眼下那么多的诗，是那么的不平易呢？就语言而论，是作者少了鲜活、流动的口头语言，又远离民间和民歌，只在半生不熟的书本语言里拾人家残羹剩饭。结果，只能生造

出一些怪僻的、艰涩的、装神弄鬼的歪话”。这些看法，的确是深刻地指出了当前“现代诗”的流弊所在。于沙同志还郑重地呼吁：“青年朋友，小心上当啊！”这确是一位老诗人语重心长的忠言。

总之，我国新诗的发展，虽然目前遇到种种困扰，但许多脚踏实地的老、中、青诗人们，还是在努力坚持正确的方向，为社会主义歌唱，为主旋律歌唱，为生活歌唱。目前，新诗创作的活跃，一大批精品的出现，说明新诗的发展还正在深化，正在沉思中奋起，正在不断攀登而走向新的成熟，新诗兴旺繁荣的时代正在向我们走来。

(原载《战士文艺》2000年10月号
柯原：广州军区著名军旅诗人)

直抒胸臆说新诗

——序于沙《穿过诗林》

(序二)

穆仁

这是一本诗人于沙与诗作者交流写诗心得的书，我以为也值得所有关注新诗者一读：因为书中涉及的不仅仅是写诗之道，而且如今能够直抒胸臆说新诗的诗人不多。

中国新诗史中，不乏以创作实践经验来充实诗歌理论的著作。如以个人看法来刷新对新诗认识的艾青的《诗论》，用写诗经历来验证创作规律的臧克家的《我的诗生活》，都曾是脍炙人口之作。但过去此类文字，基本上侧重于个人感受的反刍与总结，未能直面诗坛现实，也不在回答别人所关心的问题。湖南诗人于沙所作《穿过诗林》一书，却截然不同，书中第一辑《说说写诗》45题，第二辑《我的诗生活》29章，都展示了作者不回避现实的勇气，与读者平等交流的坦诚和面对外界的开放态度。它虽然从写诗切入，却也论及诗人应具有的品德；它采用现身说法的方式，却又不过是牵出话头的引子。这样活泼的论诗文字，是前所罕见的。

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，伴随着一阵“中国新诗消亡论”的悲叹，中国诗坛刮起了四背离（背离传统、背

离现实、背离读者、背离诗歌自身)的阴风，或者拾人牙慧，自诩“先锋”；或者因缘时会，窃据要津，一时间，野狐禅俨然正统；惊疑莫名的爱诗者有的因此弃新诗改读旧诗。与此同时，人们寄望的诗评界也出现了“三失”：“一曰‘失语’：对于诗坛重要病像，不置一词，金口难开，全身免祸。二曰‘失重’：新诗评论自身飘忽不定，立足不稳，对一些‘皇帝的新衣’，惟恐落伍，勉力捧场。”(吕进语)诗论家丁国成除了“完全同意这种论断”外，还补充了第三失曰“失魂”：“即失掉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灵魂。这既是某些诗论的痼疾，又是‘失语’、‘失重’的病源。”

正是在这种混沌状态中，花城出版社出版的《1998年中国新诗年鉴》一书中，于坚等人就敢于宣称说什么中国新诗近20年就是“先锋诗”的20年，而且说什么新时期“先锋诗”的成就“超过了以前60年的总和”，进而全盘否定了过去中国新诗60年的成就，妄图独霸诗坛。由于某些官办杂志编辑部为“一花独放”的编辑方针所把持，他们借其阵地控制诗坛，误导青年(特别是大、中学生)。1999年开始，《星星》诗刊更连篇累牍向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诗歌进攻，想达到以“先锋诗”取而代之的目的，真有“黑云压城城欲摧”的势头！……

于沙谈诗的篇章，正是在诗风亟需拨乱反正的背景下，写成并发出的。看到《穿过诗林》，面对诗坛滚滚逆流，仗义执言，旗帜鲜明地维护现实主义和中国诗歌优良传统，坚持“二为”、“双百”方针，指名道姓驳斥“鬼话”，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！于沙不是评论家，议论或有未尽周密之处，但，他诗人的品格和胆识，不能不令人佩服。

本书的文采，也值得一提。干巴概念，晦涩空泛，

文学评论缺乏文学品味，已成当前通病。《穿过诗林》却大异其趣：娓娓而谈，引人入胜；叙事抒情，亲切有味；议论剖析，激情慷慨。谈诗文字，本身也诗味盎然，读来可得一种美的享受。

因此，我以为《穿过诗林》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。

（2001年7月24日，重庆）

目

录

- 引你入诗林(代序) 柯原(1)
直抒胸臆说新诗(序二) ... 穆仁(6)

第一辑 说说写诗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一、先有发现 | (3) |
| 二、学会抒情 | (6) |
| 三、抓住灵感 | (9) |
| 四、展开联想 | (12) |
| 五、选准角度 | (15) |
| 六、筑好诗眼 | (18) |
| 七、营造意境 | (21) |
| 八、暗示之妙 | (25) |
| 九、朦胧是美 | (29) |
| 十、提炼精华 | (32) |
| 十一、力求生动 | (35) |
| 十二、妙比添花 | (38) |
| 十三、加强弹性 | (41) |
| 十四、焕发神采 | (45) |
| 十五、酿造灵句 | (49) |
| 十六、难得荒唐 | (52) |
| 十七、务必新鲜 | (55) |
| 十八、出奇制胜 | (58) |
| 十九、追求深刻 | (61) |
| 二十、平易为上 | (64) |
| 二十一、不说套话 | (67) |
| 二十二、不讲“鬼话” | (70) |



目

录

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二十三、对联入诗 | (73) |
| 二十四、诗意浓浓 | (76) |
| 二十五、趣味多多 | (79) |
| 二十六、崇尚理趣 | (83) |
| 二十七、歌诀而已 | (86) |
| 二十八、小诗不小 | (89) |
| 二十九、诗的影响 | (92) |
| 三十、新旧交融 | (95) |
| 三十一、不忘民歌 | (98) |
| 三十二、说“反其意” | (101) |
| 三十三、诗与戏剧 | (104) |
| 三十四、说同题诗 | (107) |
| 三十五、说散文诗 | (110) |
| 三十六、诗词互美 | (113) |
| 三十七、说咏物诗 | (116) |
| 三十八、说题画诗 | (119) |
| 三十九、说爱情诗 | (123) |
| 四十、说论诗诗 | (127) |
| 四十一、旅游与诗 | (130) |
| 四十二、说头道尾 | (134) |
| 四十三、反复删改 | (139) |
| 四十四、写给谁看 | (143) |
| 四十五、诗与诗人 | (146) |

第二辑 我的诗生活

| | |
|--------|-------|
| 一、诗兴之源 | (153) |
| 二、残本难忘 | (156) |
| 三、父为诗师 | (159) |



目
录

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四、初涉诗坛 | (162) |
| 五、拥抱森林 | (164) |
| 六、情系洞庭 | (167) |
| 七、歌唱劳模 | (170) |
| 八、因诗惹祸 | (173) |
| 九、绝境恋诗 | (176) |
| 十、因诗得福 | (179) |
| 十一、拜访艾青 | (182) |
| 十二、逼出《诗味》 | (185) |
| 十三、我讲《假话》 | (188) |
| 十四、狱中来信 | (191) |
| 十五、赠诗李立 | (193) |
| 十六、诗为红媒 | (195) |
| 十七、理趣迷人 | (198) |
| 十八、站着讲诗 | (201) |
| 十九、上台朗诵 | (204) |
| 二十、《皱纹》断想 | (207) |
| 二十一、“铁杆”读者 | (209) |
| 二十二、稿费退回 | (212) |
| 二十三、乐为伯乐 | (214) |
| 二十四、小诗好运 | (217) |
| 二十五、愧对赠诗 | (219) |
| 二十六、飞来之喜 | (222) |
| 二十七、面对《诗卷》 | (224) |
| 二十八、“上帝”判词 | (226) |
| 二十九、诗声依旧 | (229) |

附录：东鳞西爪说于沙

..... 吕进(232)
后记 (242)

第一辑

说写诗



一、先有发现

为什么要写诗？因为有了发现，对世界、对时代、对人生的诗的发现。有了发现，便想将它表现出来，否则不快。表现就是将所发现的写出来，用诗的形式、语言和手法写出来。所以，写诗，无非是一个发现，一个表现。先有了发现，后才有表现。没有发现，表现什么呢？

发现，要求有妙想，妙想联翩；表现，要求有妙语，妙语连珠。妙语连珠，是才能，是不可或缺的才能。但，首先得有妙想联翩的发现，不然，便无从说起。

发现是从哪里来的？发现来自感悟；感悟来自体验；体验来自观察；观察来自热爱生活、深入生活和审视生活。

任何真正的好诗，无一不是真正有所发现的作品。“细雨鱼儿出/微风燕子斜”，是唐代诗圣杜甫对自然生态的一种发现。细雨时，鱼儿才露出水面；暴雨如注时，鱼儿则藏身水底。春天的风，暖暖地、微微地吹拂着，这时，燕子翩飞，飞成优美的斜线；若是狂风怒卷，燕子则隐身于巢，不会飞翔于空中。这是杜甫经过细心观察之后的一种发现。“朱门酒肉臭/路有冻死骨”，这是杜甫对他所处的那个社会贫富悬殊现象的一种发现，且是更深层的发现。白居易写早春的自然景观：“乱花渐欲迷人眼/浅草才能没马蹄/几处早莺争暖树/谁家新燕啄春泥”，是一种发现，一种很精微的发现。他在他的名篇